

豫章黃先生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if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八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首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自然堂記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
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棟寄欄市井犬
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
區以其六為律院以其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
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
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
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
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
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

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
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
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
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
謀曰吾師不肯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寂於
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於是能
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
間為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
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

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其物材無苦調護墨工是
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
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
爨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
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
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陁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
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
道茫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
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處然而來

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予勉之藏成子為若作
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歿總公之世而經櫝猶在
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杓鑿
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
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
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
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為
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
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仞而有者
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
得仞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
棲遲葦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
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
此不在彼耶

南康寧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
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揚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

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
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
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
絕處也萬金買之以爲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
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語其舊
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
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爲之亦
推野夫獻地爲己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
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

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榻與畫象存焉
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
率常以行義耆老至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所
謂海上橫行暹道者也於是開光始爲禪林矣
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
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
故其補敝枝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
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
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癰屢求去而不可臥

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
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
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
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
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
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賓客之有
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
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
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

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
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
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
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
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
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
燕居而王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
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
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邪瑛曰然有是也今法

王眞子爲世界主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
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邪雖然廣
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
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
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
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
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
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

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煮東溪之菜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罾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邪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內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內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來

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戶籍而單丁
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
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爲童兒時數之未嘗
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
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
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雲巖初無
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
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
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

約山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
山爲人意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商度曰欲
興雲巖法席必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
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
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隱欲欲聞者
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韶陽公曰
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爲道而來
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
一丈吾恐雲巖門外荆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

為我置藏經且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為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為經堂嚴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閱三歲檀化為魔種種沮壞韶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復為檀自謝負墮鳴蟲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來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為之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

爲所依然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
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
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如京師印經者僧希
文韶陽老人者大長老悟新山谷道人者責授
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黃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嚮
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爲隋初有頭陀
卜築此山得名曰靈臺院至會昌而籍沒大中

再許度人有利相禪師實化草萊皆爲金碧號
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歲遠失其名蓋常
以道行伏虎鄉民生劫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
今遺基歸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
宅而已至慶曆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
赫赫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弼住持
弼嘗入黃龍心泐潭文之丈室自以爲聞得力
句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補壞支傾偷過歲月
銳意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有東林之規摹

又得長沙僧志秀爲之佐故七年而大廈彌山
凡所以尊崇經像安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賓
客無不稱事高明顯融又栽杉十萬以關盛衰
蓋方事之初民慎展者家有古墳楮林相其材
可大用而人以爲不可得已而楮林之中夜聞
鍾梵或以告弼試往喻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
同施人歌其祥於是傾財獻力遂崇成耳惟積
敝難振大緣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不能夫
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敝矣空

山之間四旁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
謂大緣矣楮林鍾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
之時也弼以淨行而主此緣秀又爲之竭力凡
一切作務病者不悔死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
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又能也夫東林千歲
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爲屋千楹成壞
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弼
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之道哉故爲之記
記其興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
本父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永和二年
而亡其名又言江南李昇初爲徐溫乞子時徐
知訓不能容昇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行酒吏刀
彥能知其故以手爪語昇昇寤起走伏於此院
北山間古松下以免及昇有國名院曰永壽云
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盡天聖初知縣
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逐紹熙以授僧自元而院

中興景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
徒繼主事者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
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
可云可暹敗隳寺居略如紹熙時鍾魚不鳴像
設風雨云等不能有迺求以十方人主事閱知
縣事晉陵胡宗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
夫耆老之願起宣州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
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人
以爲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山人以爲瑞有屠者故
凶忍於是方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牛見
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
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磴方念作經藏而法鼓
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餐露宿道
無行人而夫須襤褸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
其耆老亦有脩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
行商與田間著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自
貧士一錢而乞之而人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

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以安方來禮勤舊下逮
冗從皆有舍區又爲大轉輪經藏其費鉅萬歲
之不易居民薦菑於水火若不可爲而餘之立
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大縣故嘗爲
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
輔我者衆則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
僵吾以是歿吾世爲之以能難成遂濟登茲黃
庭堅曰此山蓋爲永壽院者幾百年爲吉祥院
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爲禪居再閱廢興可爲

累歎物之成壞相尋馮虛而責實蓋難為功今
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延
四方之有道者為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
為磴下牛所笑哉故為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
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州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
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
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為古之鄒

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
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
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
則謝康樂緡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
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
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
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
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
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

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
之遂爲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長老
惟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
實爲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
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
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竒巧如人血脉周
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者虫蛇之
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畚築丹堊糞其寬衍以
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

無聚祿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
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
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
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為
我記之清隱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
浮山圓鑒法遠之室浮山臨濟之七世孫如雷
如霆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物外禪師沖日有道行以江南楊氏順義中

築室於廬陵郡之仁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
今爲隆慶禪院熙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黃龍慧
南道人所來樂仁山而駐錫焉儼器宇重深才
智能任事其初舉事緣占邦人心告以刻華嚴
經論板書經費鉅萬人勸其功期月而成儼曰
黃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薰斯人矣於是安意莊
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五十六億
萬歲當有大丈夫來自善足天於龍華菩提木
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有所施法佛及僧

是爲將來聽法種子其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
元豐三年其日遠近皆會有異僧來訖飯忽不
知所如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西湖南
而僧伽浮圖出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故
儼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爲轉輪經藏木石金
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閱三歲而崇
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凡東出西沒鬼
工神械耀人心目其費無慮二千萬皆人自勸
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此豫章黃庭堅

曰夫一鉅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
萊化爲金碧歲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
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爲之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爲
保障是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
出絕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
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
曰慶善爲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

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
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於人
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
五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爲宮與大
悲閣高下相望爲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
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
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
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
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

辨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武
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
化之醇樸不瑀鑄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
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
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昔楊
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
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
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
新都聚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

黃六
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
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
子改元之某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
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
上泉滴來不汲汲似為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
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瘡而死其毒數
世不已惠若有子孫何忠告之遷以避數世之禍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比缺守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
民爲俎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
有枹鼓不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
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
吏問救弊所先下書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
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曹
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慝釋其點染
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

乃付有司其所栽遺蓋去三分之二二人氣以和下
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其
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
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
竒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
者慶色異本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
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
民且化爲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
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獨爲唐瑞魏侯因

即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堅記之魏侯
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 皇帝賜名也寺有江
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
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歟
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
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
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

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僊數
大言人以為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
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
文受命仁壽改元廼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
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
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
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
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
得豫章板古瓦甃中置銀甕舍利觀者皆震動

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
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函蓋非人力所及靈
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志
恠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為無是道彼恢
詭譎恠流俗喜傳無以為有寡見淺聞又裁耳
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冰霜醯雞斷
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實錄遺主
塔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
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鑑錡在同光之末令
初堂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子宴坐真人開
宋六合為家時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
鼓板鍾魚寂寥百年有僧父子父餬其藜子乞
于市文慧重元海岱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
盲者得眼擅者傾施日飯三百猶故不賜覺海
若沖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
沖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透出魔因昔在

天鉢風雨及牀瓶鉢三世冬溫夏涼有牽堵波
畚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
涌出銜齒附骨如珠瑟瑟迺考圖記準實藏此
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甃莊嚴鍾唄威儀使見
聞發心維航智悲林下家間得意自足蒿萊荆
棘不純不縵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
龜藏六攻石作銘闕世陵谷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

兩足尊初說脩妬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
故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垢以非男成佛維順濟
王承佛記別有大福田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
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
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以佛事
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天陽門下法士徧
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
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口丁
寧雷雨風濤順濟冢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

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爲今時亦與後人作
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
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
黥黑漸洳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
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
徜徉乎旁以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
嚮以爲壁塞故壁以爲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

言師而來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
意近於自然爲之名曰自然堂且爲道其所以
名曰動作寢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
爲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
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強名辱而羨榮
汨汨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脩之
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
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爲若言之而使若得
之也亦不能爲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

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
野人可與言者也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八

開化圖書館

Kaifu Library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九

黃庭堅魯直

書三十五首

上蘇子瞻書二首

寄蘇子由書三首

見張宣徽書

答晁元忠書

答郭英發書

答何靜翁書

黃
卷
一
答李幾仲書

答王補之書

答王子飛書

與王商彥書

與王子子書

與歐陽元老書

與唐坦之書

答王觀復書三首

答洪駒父書三首

與運判朱朝奉書

與胡少汲書四首

與徐師川書四首

與潘子真書二首

與胡秀才書一首

與秦少章書一首

上蘇子瞻書一首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
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

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根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子旣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

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
知學以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
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
於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
斗筲使有黃鐘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
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
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
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
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

非問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
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
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
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
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侯
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
書且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

聽浮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
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
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
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
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
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
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
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
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

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笋
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
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願為落筆思
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
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其相之

寄蘇子由書三首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
年矣官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
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

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
之不可媒欲踈之不能志雖形迹闊踈而平生
咏歎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
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方羊塵垢之外撲拙無
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
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發萬
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
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
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高安行李必

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
之鑰率職不怠懷璧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
比得報伯氏書詩過厚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
肖旣全於拙矣於事無親踈不了人之愛憎人
謂我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
聞道先我爲世和扁有病於此固聞而知之因
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冷不
審體力何如惟強飯自重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

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惟本
踈嬾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
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
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
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
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割
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
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
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

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
書懷仰

伏承端明二丈寔宥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
寶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
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為託名其上若
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
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挈舟下
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
至荆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右諒之女

蒙齒記感激感激

見張宣徽書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少師閣下詩云瞻
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維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覲深有威其潤澤
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
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
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珮而超然出入諸公間

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冰銷彼已惟道
以爲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庭堅貧無行
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爲左石重顧有
事賢之心取予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夫詠
嗟盛德相講勸以爲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
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
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
見嘖伸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奧之所歌
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曰雖所欲者奢

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壁之光不可謂無意
者也蒙冒清重重足以聽命

荅晁元忠書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
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
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
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
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迺
辱已未書及詩傾囊竭箠不祕金玉悉以相畀

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
爾往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
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
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
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
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
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
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

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
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足下以謂何如無階合并十詩仰
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

荅郭英發書

庭堅頓首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
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
僦舍亦畢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
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敝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為

慰雙者有可與同味者乎兒輩煩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跟蹤幸無它耳舍弟未來聞正初到魚洞矣純上座歸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爲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廬山開先長老行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爲和州宗叔粲宗少文南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凱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同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京御史臺

故時號李西臺書蜘蛛絲所謂蠨蛸在戶者煤尾
屋塵屋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鈎薑尾晉
征西長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
鈎薑尾山芥紫椹計是佳蔬但恨爲聚蚋之味
所敗耳銅卮研少留意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
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
煨至晚當糜爛可煮三升米米極熟下豆入白
糖一斤和勻入細生薑棊子四兩是謂粥矣纏
頭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

作書忙又未能就庭堅再拜

荅何靜翁書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
足下隨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孳
慢成性鮮自源歸時不能即奉荅亦以今世民
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
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
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
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

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
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
於已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
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
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
山水力才能汎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
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
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
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

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不肖
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旣已具王觀復書中
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學自重他日拭
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荅李幾仲書

庭堅頓首幾仲司戶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
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
以為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
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

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曾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悞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悞不進至今落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

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為之依歸旁有兄弟以
為之伙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
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
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為未及古人故為
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
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
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
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情歎則不得歸怨於世
也凡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

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爲親爲己自重

荅王補之書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游因熟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

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
聞閤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
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
禦魑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
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
論譔可信不疑顧流人罪垢不可洗湔雖強顏
稱述但污辱先公耳惟閤下文武不疚治邊郡
有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篤前
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賤

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
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
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
況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
患之餘神明去軀舊所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
無書史可備尋繹提提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
辱諉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略言
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
全人之意遽授來使病于夏畦庭堅再拜

荅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與王庠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
已人之云士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
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
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
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
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
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
并詩可為雪真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
詩又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

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
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
書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
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師嚴君可畏在
筆下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與王子子書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
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
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弃書策而游息書

味猶在曾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
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
人嘗喻植楊蓋揚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
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
功皆弃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
以謂如何

與歐陽元老書

蒙書喜比來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
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徧讀使人耳目聰明如

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與與黃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權喜大槩世俗之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穀觶君聞滄浪之水則藟之見汗泥臭濁能生蓬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汗但可哀爾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餘具季康書中

與唐坦之書

履字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若不犯家諱

請即用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
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北遂不復念耳
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勸遂因循
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
歸耶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祖祺便
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
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中與兄弟

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
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
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
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
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為治不至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
到家啜菽飲水誰不欣然瀘戎間三伏中瘴癘
方作更希珍愛

與王觀復書三首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
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
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
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
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竒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
林宗主時好作竒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竒
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

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
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
孰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
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
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竒語故其氣
象衰秌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
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
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

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
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
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
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
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
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
十四日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
疋羸不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

耳但孰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
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
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報靜
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
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知此有餘耳如公才
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盡圭角
耳任彖李渭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友
皆不易得也所寄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
覽也魯使君所欲作記極不敢辭以既往青神

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衮衮過日愈不暇
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當數
有人還眉州今自此來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
為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荅而未成但
未知它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
作也亦恨雕文勝耳不肖在巴峽間所得人有
李仔任道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
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榮
州人行已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向氏

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
未成就要為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
故亦有淵源耳有趙縝子智者榮人作文皆道
實事要為有用之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
相次律張溥寬夫自不肖到戎州朝夕相親近
然次律事事優於寬夫它日或可望為中州名
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學京師才性明利甚
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實不甚
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

畔去否庭堅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
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書遣
來人作書又草草千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
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庭堅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
驛如流雖南北可數書不比劔外乃特柯夜郎
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
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書試為根究恐小人輒
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拓枝頭

出於過臘乎大如鷄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
飲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
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荅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
新婦諸孫想履夏具宜旣不免應舉亦須溫習
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
學它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
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

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
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
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鉤
深索隱日有新功比又為弟姪草數篇六韻詩
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
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
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乎益
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
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

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
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
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
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
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
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
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

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
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
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犬文雖雄竒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
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
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爲佳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
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

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
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
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
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
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
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
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
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
儉陋也

與運判朱朝奉書

彦博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
簿書期會糾紛孰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不
得氣詆郡刺史訕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
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桁楊相推囚繫索情溢
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
淺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謹訶至則免冠
就訊歸伏立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
事與中朝士大夫絕不相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

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
不肖欺左右者乎迺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
以備使令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
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
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載於
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
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將臨下
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爾
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

與胡少汲書四首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
遠欽歎欽歎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
想進學不急體力清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
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氛霧蒙遠近日高乃相辨
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佳不知彼方猶能傳舉
道者語錄否試爲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之
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
兄游從故爲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幸改之

百冗奉狀草率

庭堅叩頭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款
語耳前年辱寄佳句并蘄簞適遭大故哀荒幾
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
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
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間獨思念公於不
肖勤勤懇懇非有它求特以草木臭味同爾相
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
於曾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安

家事所寄憂責未艾唯寬懷自重

庭堅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下泉矣念九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死生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旣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

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

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

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

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自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百衰相現故思

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凡房兒女詳悉甚
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
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徐師川書四首

元符元年

師川外生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
之煩得官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
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
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
之外甚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

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
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
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生擇交
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
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
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髡髯孫莘老也潘邠
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
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又崇寧元年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
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
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
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
得吾甥真頰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
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嗜膚而從瑩中遊真曠
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
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
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庭堅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
姊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
向吳中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
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
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
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
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
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陞一李名次指射優便差
遺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

居定或從容五泉鬼谷之間以須闕耳相望似
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萬珍重十三日
庭堅頓首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
尚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
甚競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
望者庭堅雖貧然將家向荊州亦粗為餬口之
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
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

未能手抄它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與潘子真書二首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
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
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菹以是久
未不知所荅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
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
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
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

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遠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

服形靜而後求諸已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大門養道立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儻以為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

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與胡秀才書次仲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游致不踈今觀吾子問學
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
也屢屈軒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
已所須詩錄上又以二小詩荅貺愧不二耳少
年恨太輕俊老人恨太重遲不鞭其後此張軍
之敝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庭堅
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
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
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
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
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
以此思之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九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二

黃庭堅魯直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謝黔州安置表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再辭免恩命奏狀

雜著十五首

莊子內篇論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勸學贈孟甥

解疑

董隱子傳

書萍鄉縣廳壁

黔南道中行記

晁深道祝詞

徐氏二子祝詞

覺民對問

全璧字說

侍其佃字說

評李德叟詩

書倦殼軒詩後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目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機將察知民物
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
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 皇帝陛下
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
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

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
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
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
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
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
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
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旣具之於歷
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
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

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
成書為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
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 太皇
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
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過物之濟
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為官非其人而
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
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
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干冒宸扆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
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孱朽臣中謝
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
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之齒旣衰智已蹇而見
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阜衣之缺空慙折檻
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衡無山
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丞執
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
福有念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
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
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誓豈及終憂隕越
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
匪輕豈伊真煩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
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
服昔荷先朝之識拔今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
垣初無功於補袞典司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

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日近清光猥
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
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
比德故因乏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
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
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毫

社之符益慙小醜不勤傳舍既見吏民間父老
殫於財力之餘宣朝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
郡為股肱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
沈迷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清問下民晚叨刑獄
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閑會開天臺慎柬人物
被先朝之識拔假郎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裨
分寸為國宣力尚辦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
輒傾肝膽昧冒高明伏遇 皇帝陛下 一日萬
機六通四關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

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茲蕞爾之材獲
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牧羊去其
敗群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
子之至情

護田閱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
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
中謝伏念臣刻鵠之學纔能類鶩割鷄之技不
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
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

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滌雖懷松柏後凋之心願
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
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
以熙帝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
之勞既習爲吏付以股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
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
收塵露之勤少荅乾坤之造

代李公擇遺表 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愒桑榆之晚景忽慙

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
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
少先皇帝擴收流落前被塵泥擢登清禁之班
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
薦蒙纒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
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
虎節出拊刀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
無祿墮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暝
伏願 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

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烈盡子道以法舜之
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無疆之休微臣
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
之忠未沫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中謝伏念
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關於朝智常病於遠
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先帝擢寘周行登備
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
天秩六官妙選羣吏收目江湖之外進列文昌

之班汜終元豐之年久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
日月並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駿白於民部曾
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袞職重以
直書延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飡籲天而從
私欲會之蜀川之守遽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
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蒲柳聿至於
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藎伏望 太皇太后陛
下昭事上帝而畏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
包荒為用材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

訓而難壬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
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惟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
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
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
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初從裨
佐稍達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救書戒
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群蠻坐

入戈盾成林至於萬死一生不敢瞻前顧後遂
因將領委以郡符感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
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
弊惡闔家瘡痍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
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逮茲殞越將成
異物猶仰清光伏願 皇帝陛下千年膺撫世
之期百祿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
骨之仁臣無任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
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
善貸曲成刳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
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清塗廁列文館誤蒙器
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
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雖投裔
土猶得為人此蓋 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
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
之魚顧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

感極涕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濱
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
鄉多恠苦霧常陰木石為親柳或幾於生肘日
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
無任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
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

聞淺陋無助闕遺龜勉素養已糜歲月重以老
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
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
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
問民疾苦得以效於吏功將母旨甘或少裨於
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別駕
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

奪勲賜以江水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
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
以久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
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
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復臣朝奉郎權
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
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闕而
臣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
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脚氣拜起艱難

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往蕩滌瑕
垢登用賢峻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
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徼幸望雲就日之心而
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
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
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甯
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特賜憫察臣出於誠懇
別無希望臣只在荆南取候朝旨謹錄奏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爲軍一處實於私

計為便自荆南至臣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
一面前去展省墳墓即迴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
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
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
可支持已分匱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
今四體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

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天地生成之造
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犇馳或至顛越
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
竄逐二子已爲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憊愚
強顏猶在伏蒙陛下湔袂收用一歲四遷臣非
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眦睨詔除慢不恭
命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
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它
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剡心墮首不愧初筮謹

具狀奏聞伏望

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為軍一處非是沾激
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
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
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恃朝廷尚記姓
名臣不敢昧冒如此

雜著十五首

莊子內篇論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鳩鷓鴣之

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
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
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
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
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
之勢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
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
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
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

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來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兩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

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泯泯以
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
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
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
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
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
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

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句分句解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

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
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
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
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
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
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
漆彫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
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

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
不可得也此漆彫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子欲
於菽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
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
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子者其先受之
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強
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
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

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
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
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
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爲文
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
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
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
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寬過之
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

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彼知孟子率以
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
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溥
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
能遠過溥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
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
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伊尹
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

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
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
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
古人所以任已者

勸學贈孟甥扶

軻闢楊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沆紹厥緒喜鑿
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綿其瓜嘉出江夏
颯濁而清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
郊簡三詩連蹇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

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虐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已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虐者有能離此
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
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
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
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
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
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

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
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
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
爲禮甚愿爲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
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
得疱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
子爲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
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
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盃酒行歌

而往曰歸歛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楹語旁
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
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荆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
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
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
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
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揜淚握

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
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
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
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
異於它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
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
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
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
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

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
余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
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
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
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鳴梟且爲鳳
凰稂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
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巳亥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

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
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
貧甚不能爲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
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人
一徑穿山腹黥闇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
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
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
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碇從舟中望之頤頷口
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

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
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
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
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
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
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
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
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
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

經記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
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
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
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
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爲几案牀座夜
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履霜烈女之曲已
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
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穉澁不可飲試問
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

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插得
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
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
人告傳子正也

晁深道祝詞

後名詠之
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
深道聖學無蚤與其闖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
至人行深道時照蘊輒空萬物君之魚涿在淵
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

者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
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
則華袞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今日冠而字之孟氏
曰麇其仲曰麇字麇子西字麇次西咨爾子西
孔作春秋當一王法文成致麇啓迪後覺一角
儀儀游聖賢宅出於西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
豈其犬羊謂子不然視經卒章咨爾次西孟孫

得麋授秦巴西歸而求麋與兒女嬉曰予不忍
其母既予之矣荷戈逐之頃也以傳其子樂羊
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之羹三軍推鋒卒取中
山魏侯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忠及
巖與同賈子求通子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
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
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死不悔以持刑
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爾尚對于前人緝熙爾
姓惟爾東鄉厲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

其似我終身為惡願其不已若彼號養彼器亦包
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苗則枯
耘不竟草秋穉滿宮爾藝其禾天不能黍惟爾
東鄉日篤于孝母慢游是好博爾詩書以迪有
造俾麇與麇是則是效

覺民對問

弟仲堪溫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未倦也
庭堅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
之謂強能任之謂堪聰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

內視強莫宜於自勝古之人能披析萬物獨見
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
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
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
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
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
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
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
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

邪思馬斯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璧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于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
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
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
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
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為善不至於姦
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傳說

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與于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邱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五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爲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

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子為之言

侍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涪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
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評李德叟詩兼尋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為我評
之子對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
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橫

空蟠硬語妥帖力排鼻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
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莘老
大以爲然

書倦殼軒詩後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竒才也予因
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已學問此
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
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
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

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
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
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三十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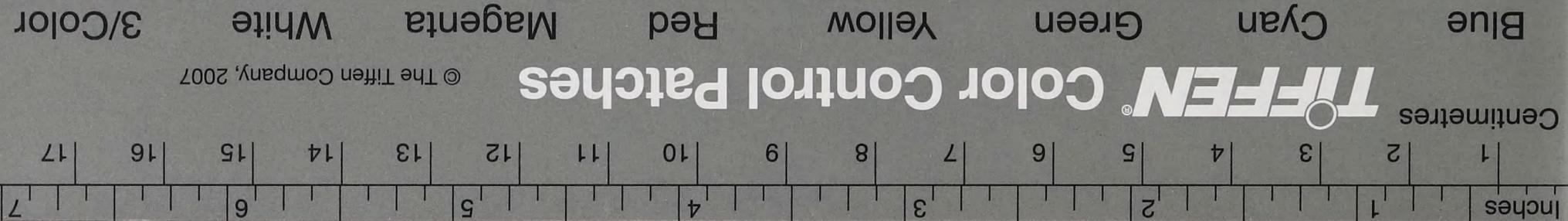
藏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豫章黃先生文集

五

關
Karlina library
館書圖
關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